



# 人间唯有情难诉

安徽文艺出版社

109133

127  
34

安徽省散文学会编

# 人间惟有情难诉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人间惟有情难诉**

**安徽省散文学会 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53, 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刷**

**字数: 3, 000**

**定价: 1.80元**

**ISBN 7-5896-0066-7/I·63**

# 序

梁长森

为了促进散文创作的发展，省散文学会从我省作家近几年来发表的散文中精选了39篇，结成一集，题名曰《人间惟有情难诉》。江流同志嘱我为这本集子写一篇《序》。他是我敬重的一位作家，又是于我的做人作文有颇多帮助和影响的一位老编辑，对于他的要求我是不能不从命的。但由于事务缠身，再加上对散文很少研究，所以迟迟未能动笔。现在要写的，怕也只能是一个读者的粗浅想法，难免贻笑大方。

我做新闻记者的时候，曾发过这样的感慨：什么时候写文章能不用采访就好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提倡唯心主义，也不是要否定靠调查得来的材料写文章。不是的！我只想说明，自己亲眼看见了，亲身经历过了，又反复思考过了，觉得有东西可写，而又非写不可，或者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创作冲动，这才是写文章的最好时机、最佳精神状态，才会感到写文章是件非做不可而又充满乐趣的事，至少是一件乐于吃苦而又苦中有甜的事，也比那种单靠听来的东西写文章来得真切和顺逆。

后来，由于工作关系和个人的兴趣，业余常写一点评论文字。在一般人看来，评论不过是一些空话；实际则不然，它是要有大量客观事实作思想材料的，而又确实能在这些材料中悟出一些道道来。基于此，我的业余习作中曾出现过两种情况：一是有话要说，越写越顺手，越写越有劲，常常忘记了时间和疲劳，精神处于兴奋状态；一是为写而写，无话找话说，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写得别别扭扭，甚至常有难以为继的烦恼。这使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文章不是硬写出来的，或者说不能硬写，它是客观事物在头脑里的积累、发酵，带着一种强大的内驱力的自然的倾泻和挥洒。

有东西要写，这便是我的第一个想法。如果这也能算作评文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我对散文的要求，就是要内容，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真真切切的内容，而不能无病呻吟、生拉硬凑、捕风捉影。我不敢说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散文都是精品，但可以说绝大部分篇什都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有的还是厚积而薄发。《人间惟有情难诉》写作者对树木的爱，树木与人与世界的关系；《我的三位老师》写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勾勒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曲折运行的轨迹；《有一个小镇》写小镇淳朴的民情民风和作者的情感变化；……这些文章都有着丰富的内容和作者的真切体验，表达得也自自然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好读、可信、有分量，同时也就有了咀嚼和回味的余地。我喜欢读这样的散文。

## 二

一个人的艺术情趣和审美要求往往是多种多样的。单就风格来说，我就既喜欢雄浑、粗犷、豪放，又喜欢清丽、细

腻、婉约。诚然，这种喜爱要有一个前提条件，或曰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贯注在、飞动在文章里的感情——从作者心窝、血管里流淌出来的真实的感情、真诚的感情。作者被他所亲见所历的人和事所感染，所震动，或喜悦，或痛苦，或忧伤，或兴奋，或热爱，或忿恨，不能不倾吐，不能不倾诉，诚挚的心音自然地溢于笔端，才有可能使读者产生情感的共鸣。

要有真诚的感情，这是我对散文的第二个要求。真实是真诚的基础，但真实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作者所动情的，所以作者在写作时还应该进行认真的筛选，让那些激起自己情感波涛的题材流出笔端。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一个人只有他每次蘸墨水时都在墨水瓶里留下自己的血肉，才应该进行写作。”好的散文应该是从作者心灵里飞出来的生命之歌。如果为文凑事，为文造情，或者说为了当作家而去写散文，那么写出来的东西要么是苍白干瘪，要么是矫揉造作，要么是卖艺人的花枪，既感动不了读者，自己也终于做不成作家，甚至是走入了一个危险的歧路。

说实在的，收入这本集子里的《书谊》初在《安徽文学》上发表时，我就被它深深地打动了，在广大读者中引起的反响也是颇为强烈的。所以会如此，我认为它写的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烙印着作者幸福和痛苦、欢笑和血泪的命运交响曲。作者为了研究日本文学，投书一位日本教师，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位日本姑娘的回信，一来二往，互相请教问题，互赠礼品，友谊产生了，加浓了，双方都盼望着见面，日本姑娘并率先付诸实践。但“文革”狂潮已经席卷中国大地，作者成了“日本间谍”，遭受着非人的残酷迫害，日本姑娘自然见不到他。浩劫过去，相隔十三年后（1979年）双方又恢复

了通信，但已人到中年。这就是故事的简要内容。作者把一封封信摆出来，只用背景材料作连接，写得极其自然，极其真实和真诚，并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采用什么新奇的惊人的写法，只不过把自己的情感历程倾诉出来罢了。但，亲爱的读者，你能不为中日两国的两个青年人的纯真、深厚的友谊所欣喜所欣慰吗？你能不为两个青年人的美好情感被扼杀被中断所愤慨所痛苦所惋惜吗？当然，你也会为阴霾散去，两个人重又通信而庆幸。个人的命运是和时代的命运紧密相连的，通过这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中日友好的深厚基础和光明前景，看到了我们时代的风云变幻，可以说它跳动着时代的强烈脉搏。这篇文章所以能在读者心中引起不同反响的共鸣，就在于作者动了真情深情，并把这种感情自然而然地、天衣无缝地融入时代的潮涨潮落中。

### 三

能给人以思想启迪，或者说有点哲理，这是我对散文的第三个要求。散文是人生感受的文字表达。诚然，这种感受不是一般的感受，它首先应该是引起作者情感颤动的感受，随后是对这种感受的独特的哲理开掘，最后用诗一般的语言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此看来，散文应是人生感受的哲理化和诗意化的有机融合。

这种融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看来，散文应该以情贯之，在抒发真实的真诚的感情时，自然地流露出一些人生哲理，抑或是水到渠成地揭示出一些人生真谛。只注重抒情，缺乏哲学的开掘，会使散文缺少思想深度；说理过多，缺乏洋溢的激情，会使人读起来有枯燥之感。以真诚的泓情

动人，以深切的思索启人，而这两者又有机地融为一体，这虽然是对散文的高标准要求，却也是合理的要求，作者应该努力达到的美好境地。

这个集子中，有不少寓理于情的好篇章，如《人间惟有情难诉》、《梅花三章》、《古寺遐想》、《听夜》等等。这些文章的作者年龄多在50岁以上，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深广的知识素养和娴熟的文字表达技巧，常能睹物生情，人世沧桑，浮想联翩，自如写来，以小见大，形神飞动。以《人间惟有情难诉》为例。大兴安岭一场大火，翻腾了作者的感情波涛，不可遏抑地倾吐了她对树的无限深情，情理交融地诉说了树与人的关系：人类是树的子孙，树造福于人类，没有了树，世界将变成沙漠，人类将不复存在。这个结论已远远超越了生态平衡的问题，它关系着地球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死存亡。但是回顾我国解放后几十年的历史，却有“大跃进”年代对树木毁灭性的砍伐，“文革”中对山林洪水般的洗劫，现实生活中某些人为了眼前利益对树木的盗伐和滥用……这是愚昧的表现，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也是一条通向毁灭文明、毁灭自己和子孙的自绝之路。文章中跃动着作者无限的激情、深广的忧愤和对我们民族命运的揪心的关注，不能不令人动情动容，感慨系之，深长思之。

诚然，这类散文中有些篇章也有某种不足，如有的文章太注重表达题旨，抒情弱了些，没有做到哲理与诗意的结合；有的文章笔调过于冷峻，较难活现出飞扬的激情，虽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但不大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因此文章的美感和力度也就相对地减弱了。我以为，这类文章应该加强情感的宣泄，把说理更好地寓于抒情之中。



比起小说、报告文学和诗歌来，散文创作的现状有更多的使人不满意之处，因此有人提出了“振兴散文”的口号。而振兴之路，又在于破除“杨朔模式”和陈习旧套，采用新法良规。这种意见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我却不能完全赞同，因为它至少没说到要害处。记得一位西方作家说过：我并不特别注重形式，只想把自己要说的话自然地表达出来。我以为，作家深入到生活中去，放眼时代，关注人生，熟悉、了解生活，有了真情实感和对时代人生的独特感悟，发而为文，才是繁荣散文创作、提高散文水平的根基和必由之路。基于这个认识，我写下了以上三段话，作为这本集子的《序》，也算作我对“振兴散文”的一个并不成熟的见解吧。

1988年6月

## 目 录

|               |          |
|---------------|----------|
| 序.....        | 梁长森 (1)  |
| 人间惟有情难诉.....  | 张保真 (1)  |
| 梅花三章.....     | 唐大笠 (6)  |
| 它, 是一条小河..... | 褚水敖 (14) |
| 透过窄小的窗子.....  | 李平易 (21) |
| 小花园书简.....    | 刘庆渝 (25) |
| 醉茶.....       | 治 芳 (30) |
| 流泉淙淙.....     | 刘天明 (36) |
| 河畔小忆.....     | 何大水 (39) |
| 青蒿粑粑.....     | 程洪飞 (44) |
| 月夜, 小河边.....  | 蒋传华 (47) |
| 小溪.....       | 汤湘华 (50) |
| 我的三位老师.....   | 刘祖慈 (54) |
| 榴花时节祭良师.....  | 白 榕 (62) |
| 玛丽·爱莲娜老师..... | 邵江天 (68) |
| 书谊.....       | 李旦生 (75) |

|           |           |
|-----------|-----------|
| 听夜        | 曾石铃 (89)  |
| 探求        | 秦圣非 (96)  |
| 有一个小镇     | 王英琦 (104) |
| 泉影        | 费良琮 (113) |
| 雪影        | 万康生 (121) |
| 生活琐记      | 邵凯生 (126) |
| 海滨偶拾      | 周 锋 (130) |
| 捕鳊者轶事     | 陈所巨 (139) |
| 观音堂叙事曲    | 王既端 (145) |
| 石洞的怀念     | 陈桂棣 (149) |
| 巢湖水，听我诉说  | 方乃秀 (154) |
| 古寺遐想      | 江 流 (158) |
| 在这个秋夜里    | 苗振亚 (166) |
| 大树，洒下一片绿荫 | 邹正贤 (171) |
| 天柱三潭      | 王业霖 (176) |
| 写在碎月滩头    | 黎 佳 (182) |
| 北疆风情      | 张育璜 (188) |
| 人字瀑       | 徐子芳 (196) |
| 寻放歌台      | 葛兆铨 (204) |
| 与寻陈迹久徘徊   | 石 楠 (210) |
| 天造长廊      | 贾梦雷 (215) |
| 瀛溪小札      | 刘湘如 (218) |
| 一行石壑一行诗   | 王文忠 (221) |
| 黄山赏雨      | 周 吾 (225) |

## 人间惟有情难诉

张保真

这个题目看起来似乎是不伦不类的，因为我在这里想说的，实在只是和树木的一些因缘。既已无奈地进入人生中不再有梦的那一端，也就不再侈谈一个“情”字了，今天提起笔来写下这样一个题目，无非因为不久前北部边陲那一场大火也曾在我心中燃烧，这便是它的余烬。

我偏爱树，也许是与生俱来，说不出一个原由。它是生命中的宇宙洪荒，从已经开始的那一天开始，到应该结束的那一天结束。说不定这便是逻辑不能解释的“缘分”，因为我命定出生在辽东海滨一个叫做柳树底下的村庄。这村名朴实得就象我那下关东垦荒的先祖，在冥冥中他常以具体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个耕耘者的形象，一个播种者的形象，在半圆形的天穹下他种下那方土地的第一棵树。他就是树，他就是一棵希望之树。我是树的子孙。

我爱树，不仅仅从它的实用价值，为保持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以及烧水煮饭桌子板凳等等的需工用费。在众多令人目眩神迷的色采中，绿色最能使我眼目清亮；白杨那永不休止的萧萧告诉我，我所寄身的世界清凉可喜，适宜生存。也许是一种畸变，我往往泯灭了物我的界限，把树看成慷慨富足的朋友，无厌地向它索取心灵的慰安。每当我因得到了不

足道的什么而欢喜时，它能使我心情淡泊一些；每当我因失去了不足惜的什么而悲伤时，它能使我心情开阔一些；它委实帮助着我，在崎岖多变的世路上尽量不失去心理的平衡，至少为期不要过长，倾斜不致过巨。每当绝望的浪潮涌来，我宁愿暂时离开人群去与一棵随便找到的树相对，心池因此比较容易地由沸腾转入了平静。在需要的时候，我的灵魂便和归巢的鸟儿一起在树枝上栖息，我深深地感到了它们的恩情。因为，抚慰也罢，劝解也罢，启示也罢，本不一定非借助语言的形式出现，它们那挺拔的躯干、清华的风姿，它们那深固于大地的执著与永远向上的顽强，本身就告诉了我，一切的生物都应该这样站立在天之下、地之上。还有，弥可珍贵的，它们那亘古迄今的沉默，使我多么愿意收起喋喋不休的舌头，换上一个深沉的品格。我怎么能够否认呢？无论在精神世界还是物质世界，树都是一种稳定的力量。

大自然把对人类的如许深情，托付给了山，托付给了水，托付给了阳光，也托付给了树。不说别的，谁在一生中不曾在树下歇息过疲倦的双脚呢？一棵树便是一座凉亭。

我们知道我们赖以存的物质有空气，有水，有阳光，现在我们为时恨晚地又知道了，还有树。没有树的地方叫作沙漠。

我爱树。有时在急行的车辆中，突有一树华美的绿闪进眼底，竟能惹来多年的牵挂记忆，仿佛它本应成为知己，而却失之交臂。也曾发下宏愿，待退休之后，要以自由之身去看山，去看水，去看树，为此还杂乱无章地剪下过一些报纸，什么一种叫作团花的树具有难以想象的生长速度啦，古蜀道

迢迢三百里的张飞柏啦，云南密林中能抗癌的喜树啦，广西山头一株能结多种果实、无以名之的野树啦。明知宿愿难酬、水月镜花，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多想再回一次燕山山脉的一道山梁，为一棵难以言喻其美丽的松树，每当看到茶楼酒肆中的黄山松的图像，我便又庆幸又不平地想起了它的落漠。多想再回一次江西省一个叫坪上的村庄，为村背后那三棵孪生的樟树，它们倾身合抱着一坪绿茵，放任被管制中的我悠然目送白云飘过头顶。我家有一个小院，草莱初辟时我曾推出去几百车砖头瓦砾，辅之以水桶、簸箕、蓬首垢面，胼手胝足，把别家剔除的树中凡品都收留下来，种在屋前屋后终身厮守。它们必不负情，会给我一地浓荫。前几年每到清明前后，我所在的机关便号召职工去大蜀山植树，我总是最踊跃的响应者之一，夹在姑娘小伙子当中搅和一天，一面龇牙咧嘴地挖鱼鳞坑一面诌诗，说什么：“我尚绿！我尚绿！”“愿你愿我愿我们都变成绿，撑一柄绿的华盖将祖国护庇！”谢天谢地，在这笑语喧哗的一天中，我终于摆脱了惯爱呻吟的痼疾，我的天空这天没有一丝儿阴霾。

这里说到祖国。我平生极少侈谈神圣的词汇如祖国。我羡慕一些人能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宣布他们对祖国的感情。他们从来不说爱自己，爱情人，爱儿女，爱家庭。他们对祖国的爱就象机灵的游鱼，在需要的时候便浮上水面。“人间惟有情难诉”，也许只是弱者的语言，并不适应于一切的人。记得有一次我去皖南一个小县，下火车后宿于离市区很远的一个小旅舍，累文化馆同志骑自行车走很远的路来回访我，他们不解我为什么不去住在城里的招待所，却在这个体户开办的鸡鸣小店住下来，我无言以对。我怎么能说，我之选择

了这里，只为在夕阳返照中看见门前长着一棵槐树，那槐花开得正盛呢？！连对树的一点微情都这样羞于出口，又遑论其他？如果造物不忍见我精神上残缺，曾经赋我以情，那么，我感知了那难以负荷的重量之后，将它化为泥沙，沉到不见天日的海底了。

前年我曾回到阔别二十八年的故乡，看到作为一方标志的柳树已不复存在，也许是自然湮灭。纵坚韧如树，也耐不住岁月的销蚀，古人曾为此泫然，说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但月光下当有大柳树的魂魄在上空回绕，守护它的子孙，看着他们经过十代左右的时间，繁衍成上千的人口，密麻麻地挤满了小村。

在我们国家里，树一天天地少下去，以无可遏止的趋势；人一天天地多起来，以无可遏止的趋势。我们这么多进入婚龄的青年，每一个新组建的家庭都需要一套组合家具，分别地看，这个要求十分合理，但所有合理的要求加在一起便会是一个庞大得惊人的数字，对比起我们贫乏的森林资源，它成了不合理。现在的合肥街头常可发现一些巨大的原木，被锋利的电锯肢解着，我悠然神往于它们生前的雄姿，但知道它们不属于我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没有这种雅量容忍它们长到这么大，除了在法律的铁鞭呵护下的一些观赏树。我们只是砍伐，砍伐，对森林作无情的屠戮。而世上的树并不是月宫里的神桂。我们至今犹可看到“大跃进”后的濯濯童山，却找不到谁是历史的罪人。在电视上无数次地看到盗伐者的面孔，一个个猥琐不堪，那是欲望淹没了良知的标志。这一切还不够，于是再烧起一把大火。多么令人心

惊，少数人的漫不经心竟然具有这样大的能量，能引起一场震动了全世界的灾祸。我忧虑，我确实忧虑，光凭我们这种对待树的态度，中华民族就有在世界上沦为二等民族的危险！

我的感情连着树。每当知道一次树的厄运，我的心里便刮起一场旱风，便有一棵飞砂在此方寸之地落户。我的心也逐渐沙漠化。待到它全部完成，那自然只剩下了躯壳。我不愿我的心变成沙漠，犹如不愿心中的圣地北京被联合国定为沙漠地带。我多希望我们国家人人的心田都成为水草丰美的绿洲，使生命在长途跋涉中不致陷于饥渴。

人类最初的一缕火光是从树上获得的。大慈大悲的释迦是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从而顿悟了人生的。

人间惟有情难诉，非关病酒，不是悲秋。



## 梅花三章

唐大竺

去年十二月，赴巢湖参加散文创作座谈会。会议安排游览巢湖、和县的名胜古迹，这对于常年足不出户的我来说，自是难得的机会。其中，我又对参观丰山古梅尤有兴趣。因我对梅独有偏爱，加上平时喜欢横涂竖抹地学着画梅，为兴余乐事，自然想多看些自然界实物，以本于造化，何况这是宋代名梅呢？当时正碰上冷空气南下，北风呼啸，灰蒙蒙的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气象预报说是可能有小雪。若是果真下雪，反倒更有情趣——不是正合着踏雪找梅的典故吗？

梅，与兰竹菊并称四君子，与松竹合称岁寒三友。人们称颂它为玉质冰肌，高标高节。当前正在评选国花，主张以梅为国花者占大多数。历代诗家曾为它写下不可胜计的赞誉诗篇。我爱梅，最初并不完全是受那些诗词的影响，也不是以梅的高洁而自许什么。我是由于阅历与爱好才渐渐对它发生兴趣的。

### 忆 梅

我的庭院内，原有一株老梅，斜倚在嵌着古钱图案的花墙的下面，那花墙的下端长满了青苔，迎面是座月洞门。五